

反腐小说

黄土青天

贾兴安 著

《黄土青天》是一部高度介入当下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生活、日常生活

深刻变革发展现实的、异常真实且有硬度的优秀作品。小说情节丰富跌宕，扣人心弦；场面恢弘、大开大阖；人物鲜活、血肉丰盈；叙述暴烈明快，字里行间始终激荡着一股浩然正气，催人奋进，发人深省。

茅盾文学奖评委、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雷达

黄土青天

贾兴安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黄土青天 / 贾兴安著. — 长沙 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7.6
ISBN 978-7-5404-8028-8

I. ①黄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56247号

黄土青天

HUANGTU QINGTIAN

作 者: 贾兴安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策 划: 汤亚竹

责任编辑: 汤亚竹 苏日娜

封面设计: 琥珀视觉

内文排版: 钟灿霞 谭 细 圣湘宁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nwy.net>

印 刷: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开 本: 970mm×680mm 1/16

印 张: 19.5

字 数: 253千字

版 次: 2017年6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028-8

定 价: 38.00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)

目 录

- 001 ○第一章 他一再强调现在县委书记换了，廉政抓得紧，下午怕县里来人，喝多了会误事也怕被抓了典型，所以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喝得“走路拐弯儿，尿尿画圈儿”……
- 008 ○第二章 前几届县委领导往白坡乡派遣一把手时，掌握的基本原则是：优秀的不能去，去了会误人子弟；平庸的不让去，去了就要哭鼻子；有事的平调去，去了避避嫌疑；一般的可以去，去了才能提一提……
- 017 ○第三章 “酒书记”“色乡长”出事后，全县轰动，乡干部们的威信在群众中下降到了最低点。但都在一个天底下活着，都归共产党领导，白坡能破到哪里，能难到哪里……
- 030 ○第四章 好在上一任那个乡党委书记邵金久是个“酒葫芦”，几场大席就把他摆平了，所以什么事也没出。当然，这里面也有常务副县长耿连杰从中斡旋的因素。但没料到的是，邵金久因那个说不清的“偷看女人尿尿”事件丢了乌纱帽，突然少了个挡箭牌。尽管如今还有硬门耿副县长……
- 039 ○第五章 一股怒火霎时从王天生心头蹿起，他踢了几脚床板，默默骂道：“他娘的，可见说得不假，这床都沤糟了。‘酒书记’不在这里守摊，‘色乡长’流氓成性，乡干部哪还有劲头干工作？”……

- 046 ○第六章 领头的那辆车的车厢前，挂着一条横幅，写着“铲除村霸，还我公道”；车厢两旁，贴着菱形红纸，分别写有“给我一块地，我要有个家”的大字。后面的拖拉机上，也贴有类似的标语口号……
- 057 ○第七章 看来这个新书记跟前任书记也没多大区别，会上讲得一套一套的，又是当“老虎”，又是反腐败，把人说得心惊肉跳，可真做起来，也就跑肚拉稀了……
- 066 ○第八章 王天生弯下腰说：“大叔，有党和政府，还有众乡亲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！代人坐牢当替罪羊万万使不得，别再糊涂下去了。现在回头，为时不晚。”……
- 074 ○第九章 趁这个工夫，焦中信从兜里掏出一沓字条，举着对王天生说：“王书记，这都是领导们写的条子。有乡里领导的，也有县委县政府领导的，还有市里一些部门领导的，你看看该怎么办吧。”……
- 081 ○第十章 我不管焦中信资格多老、势力多大、身上镀了多少层金，只要是横行霸道、胡作非为，我就要斗一斗他、打掉他……
- 089 ○第十一章 别看这些有钱有势的部门挺横，可在咱乡的地盘上，你拿大话吓吓他们，他们心里也发虚。所以，对付这些人，越是软着腰说好话，越是办不了事……
- 096 ○第十二章 到了县公安局，贺局长出乎意料地热情，又是让座又是泡茶，亲昵地拍着王天生的肩膀乐哈哈道：“好你个大老王，你去白坡当书记了。”……
- 105 ○第十三章 他不但在村里势力大，而且上边有人，是屁股底下坐火炉——根子太硬。刚才我说了，那个耿县长，一句一句喊他叫叔，关系可是不一般……

- 113 ○第十四章 你是个老党员、老支书，觉悟要高，要认识自己的问题。现在，村里穷得叮当响，村班子问题成堆，群众意见大，反映强烈，作为一个党支部书记，你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……
- 120 ○第十五章 在这关键时刻，某些特权部门的某些领导，以减免税为条件要挟我们，让我们向恶势力妥协。我个人觉得，这不是个交换的问题，而是拿党的原则与某个人做交易的大是大非问题……
- 129 ○第十六章 这两年来，他之所以能把吴侯乡的计划生育由后进变为先进，其做法一是“一刀切”，二是“扳硬茬”。计划生育没道理可讲，必须撒网般朝前推进……
- 138 ○第十七章 我答应县委来治理白坡，就是要弄出好来，让县委看看我王天生到底是英雄还是狗熊。看吧，一年后，我一定把白坡弄出样子来……
- 147 ○第十八章 焦中信是个残疾军人、老党员……临老了被清除出党，也确实让人寒心，尤其是耿副县长和公安局贺局长，跟他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，基层的工作，有时不考虑这些因素是不行的……
- 158 ○第十九章 耿副县长与焦中信的特殊关系，不得不使王天生疑虑重重。还有县公安局长贺国甫这边，怎么办呢？焦中信贪污公款，本来是可以立案查处的……
- 170 ○第二十章 县刑警大队在贺局长的亲自督促下，很快对大洼寨的强奸未遂案重新立案侦查。真相大白后，释放了在押的蔡小芹哥哥蔡来宾，拘留了真凶姚焕顺……

179 ○第二十一章 由于这家食品厂生产的是一种儿童食品，图案上设计的的是一个裸体的胖娃娃。周运起按样制版后印制上去，有人报告了县里，于是“扫黄打非”办公室不问缘由，便将周运起抓走了，并决定罚款两万元……

187 ○第二十二章 因为昨天下午耿副县长来了个电话，叫王天生这两天尽快找他一趟，说有要紧的事跟他商量。王天生估计是关于宋红梅来乡里任职的事，再加上因开除焦中信的事伤了耿副县长的自尊，自己这心里老是不踏实……

198 ○第二十三章 说领导就是妥协，哪里有了事、出了问题、发生了矛盾，需要领导去解决去工作，领导就要顾及方方面面的关系，用和稀泥的办法去搞妥协。妥协的好处明说是安定团结、维护大局，其实就是放弃原则当老好人……

209 ○第二十四章 说是“大清早清清楚楚出去，天黑了糊里糊涂回来；吃半天，喝半天，酒足饭饱睡半天；要办的事等明天，天天如此赛神仙”……

217 ○第二十五章 王天生走出赵朝亮家门，在黑夜里长长吁口气，强烈地意识到，焦中信的新一轮挑衅已经开始了。他有些悲痛地感到：这个地方的恶势力，怎么这么难斗……

225 ○第二十六章 大家都知道，耿县长跟我叫叔，咱上边有人，只要咱弄的材料过硬，我谅他王天生本事再大，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……

235 ○第二十七章 他此刻正息事宁人地安慰贺局长，意思是明天让王天生严肃处理，但并不知道这时的白坡乡，已经被闹事的群众围攻着。黄书记得知报告，大惊失色，手捂话筒严厉地命令贺局长将人劝走……

- 245 ○第二十八章 人家公安是垂直领导，自己没有降他免他或制约他的权力，再加上贺局长在县里的关系网非常复杂，日后不配合他工作给他闹点事，发愁作难受罪的只能是自己……
- 254 ○第二十九章 一想到王书记上任以后，得罪过这么多人，尤其是整倒焦中信惹了耿副县长，抓了上头“有根”的田春华，因小虎闹事惹怒了县公安局贺局长，乡干部们心里就不免替他捏一把汗……
- 262 ○第三十章 县里一些人，三天两头催我执行省委批文，我顶了很大的压力。作为我来说，对你是一百个放心、一千个相信。可是，官大一级压死人，省里领导既然批了，咱就得让人家来搞一番调查……
- 270 ○第三十一章 可这是省委提拔你、重用你，是好事是喜事。你年轻有为、前途无量，我这不成器的老朽本该向你祝贺。但不知怎的，我一句这样的话也说不出口……
- 277 ○第三十二章 如今，自己是县委书记，不但不能报那一箭之仇，反而还得同意他当副书记，这也太窝囊、太无能、太丢人了。一个县长斗不过一个乡长，常委们、下级们、朋友们怎么看……
- 285 ○第三十三章 我不信，共产党会没人管县委书记和公安局长，我给市委省委打电话！我不信，天下就没有公理！我不信，官大的就能一手遮天！我不信，正义就战胜不了邪恶……
- 293 ○第三十四章 王天生隔着车窗玻璃，看见轿车的一个个车门打开后，走出来不少人，这些人有的他认识，有的却不认识。认识的有市委书记刘全德、市委组织部长黄晓海、县委书记耿连杰、县长胡风臣……

第一章

“酒书记，色乡长；一个不喝醉了不下场，一个看见女人就发痒；一个顿顿七八两，一个夜夜当新郎；一个要是去台湾，保准吃垮国民党；一个回到旧社会，肯定比皇上还皇上。”这是流传在宁安县白坡乡民间的一段较为经典的顺口溜。

如果“酒书记”和“色乡长”不犯事，任凭老百姓怎样传言和编派他们，白坡乡的党委书记邵金久和乡长胡双庆，还会当着这个乡的领导。但是，最近“酒书记”邵金久和“色乡长”胡双庆却被人告了，而且有真凭实据犯在了人家的手里。这就是轰动白坡乡的邵书记“偷看女人尿尿”和胡乡长“老婆捉奸”事件，即乡干部们所嘲笑的“老一前门爆炸”“老二后院失火”。白坡乡一时风起云涌，上上下下全乱了套，一群一群的老百姓到处疯跑着上访告状。

邵金久是两年前从县工会副主席的职位上下到这个号称“百破”的白坡乡当党委书记的，目的是弄个正科干两年回去换个有油水的实惠部门。但是，他万万没有料到，刚到两年头上，他就犯事“栽倒”在了白坡。

说邵书记“偷看女人尿尿”，委实有点冤枉。因为他四十好几了，老婆是县剧团的主角，长得像个电影明星。据说，他能下来当乡党委书记，就是他老婆在县委斡旋的结果，所以他怕老婆是出了名的，经常说吃点喝点行，老婆还伺候不过来，决不干那种事。也就是说，他“不好那一样”。事实的确如此，其具体表现一是晚上经常回县城的家里睡觉，二是喝酒时决不允许有女人作陪，三是下乡从不跟女村干部或女人多说话。在这三点上绝对跟胡乡长相反。所以，他总是拍着胡乡长的肩膀戏言道：“你‘好’我不‘好’，正好补我的台。要不，咱乡的大批妇女可吃了亏。”胡乡长也不忌讳，打着哈哈说：“我老婆要有嫂子那么漂亮，我见了别的女人也会阳痿。”因此，邵书记根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“偷看女人”的那种东西，更别说是乡下女人又肮脏又臊气的“尿尿”了。他的“犯事”或者说“失足”，应该说还是坏在贪酒上。

那天，邵书记到焦家庄搞调研，目的是调解该村村支书焦中信和村委会主任崔永田的矛盾。往深里说，其实就是替焦中信做崔永田的工作。这一年多来，崔永田领着一帮村民，不停地告焦中信的状，两人搞得势不两立。一个支书和一个村主任闹了起来，村子当然就瘫痪了。焦中信是有贪污行为，但他是个老党员、老支书，家族势力大，而且上边还有人，尤其是跟常务副县长耿连杰的关系非同一般，再加上邵书记经常在焦家庄吃吃喝喝，所以邵书记不敢怎么管焦中信，只有连哄带吓唬地做崔永田的工作，让他不要跟焦中信闹事。崔永田天生倔强，刚直不阿，根本不吃邵书记那一套，还骂他是“官官相护”。这几天，崔永田扬言要领着村民去县委大院示威。焦中信闻讯后，连忙找到邵书记，意思是摆上一场酒席，让邵书记出面，再劝劝崔永田。于是，邵书记就以到焦家庄搞调研为名，带着司机和两名乡干部来了。

把崔永田拉到酒桌上，是邵书记耍了个小小的伎俩。要不，崔永田是不会和他们，特别是焦中信坐到一起的。当时，邵书记来到村委会，

让一名乡干部去家里找崔永田，说是通知他开会。崔永田不得已去了，在村南马路边的一家饭馆见到了邵书记，便耷拉着眼皮说：“我这村主任已经辞职了。”

邵书记说：“可我还没有同意，乡里也没有批准，我还有权领导你。”

喝酒时，崔永田要走，邵书记一把拽住了他：“咱还没说正经事呢！”

“一杯茶水一斤油，一桌酒席一头牛，一条好烟要农民一年累到头！”崔永田剜着黑眼睛说，“这都是村里的血汗钱，我怕吃了得食道癌！”

焦中信强装笑颜道：“这是我个人掏腰包，可跟村里没关系，咱只管放心吃。”

崔永田愣愣，乜斜着酒桌前坐的一圈人，轻蔑地冷笑一声说：“噢，我明白了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”随后抬腿就走了。

邵书记勃然大怒：“操他娘，屎壳郎站在马路上，充什么大吉普！一个屁大的村主任，几次给他脸他都上屁股，瞧我怎么收拾他！老焦，没事，咱们喝，有我给你做主，没有事，让他随便告去吧！”

焦中信尴尬地撑着劲说：“就是，就是，我才不怕他咧。只要邵书记你拿硬了，往后，我就跟姓崔的漂着干到底了，他告到中央我都不怵。来，邵书记，咱喝酒，感谢你到白坡后，对我各个方面的支持和帮助。”

“自从当了乡镇长，就把肠胃献给了党。”邵书记端起酒杯，在嘴里拧了个圈儿，完了掏出来，将酒杯口朝下甩甩，重重蹾到桌子上，伸出食指冲着酒杯一戳道，“看，一滴不洒，倒酒！”

这是邵书记独有的喝酒风格或者说喝酒时的习惯性动作和言辞。

邵书记好喝酒能喝酒要喝非喝醉不可，这是在全县乡镇干部中闻名的。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去年春节过后，县里开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会。当时的县委书记在台上讲话，邵书记中午喝多了，在下面打呼噜。身边有人拍他一巴掌，他突然惊醒了，睁开眼就伸出五个手

指头，大声吆喝着“六那个六”地跟人划拳。县委书记气得大骂，当场就把他撵出了会议室。事后，还让他做了书面检查。后来，一首顺口溜便在乡政府不胫而走，曰：“书记见酒就醉，乡长见炕就睡，一个半斤八两不醉，一个睡仁闺女不累。”再后来又几经演变，出现了好几个版本，但万变不离其宗，都是在说邵书记好酒，胡乡长好色。

从当时在焦家庄喝酒的情况看，邵书记的酒喝得比平时要少得多，因为他一再强调现在县委书记换了，廉政抓得紧，下午怕县里来人，喝多了会误事也怕被抓了典型，所以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喝得“走路拐弯儿，尿尿画圈儿”，从酒场上下来后，必须让人搀着钻到吉普车里。他说出去解个手，站起来就往外走，焦中信、司机还有两名乡干部都争着要陪他去。他不让，脚下很轻快，再加上在这之前说话一点也不走板，酒也喝得不太多，因此大家就没有管他。然而，正是他这个解手，“毁”了他的这个乡党委书记。

饭馆的厕所十分简陋，男厕所有两个口，一个口在院内，一个口在院外，临着路。过了路，就是庄稼地。时至深秋，庄稼地里长着即将成熟的玉米，而邵书记“偷看女人尿尿”的“恶劣”事件，就发生在厕所对面路西的玉米地边缘。

邵书记说去解手，可怎么就钻到了玉米地里？唯一的解释是他喝多了，解完手出错了口，过了路，醉倒在了玉米地里。事情发生后，邵书记是这么解释的，也是这么给人家赔礼道歉的。但“受害”的女人不这么说，她说她从婆家回焦家庄的娘家来，到村头的玉米地里撒尿，邵书记躲在一旁偷看她，她提裤子时发现了，大声喊叫起来，他爬起来就跑，所以说他是故意偷看她的羞处。这女人和邵书记在路上大吵大闹的时候，饭馆里的人、焦中信、司机还有两名乡干部以及一些村民都跑出来看热闹。焦中信他们赶紧去劝架，一直说这是乡里的邵书记，酒喝多了，不是故意的，是误会。邵书记也连连说对不起，喝多了什么都不知道，也什么都没看见。女人骂了几句，便悻悻走了。

按说，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喝了酒，风一吹，晕糊了，走错了道，躺倒在了玉米地里，正逢那女人来撒尿。这时醒了，女人不干，他给人家赔礼道歉，也就完了。不料，到了第二天，女人和她丈夫以及她家人又反悔了，一大帮人到白坡乡政府找邵书记寻衅滋事，口口声声说他是“性骚扰”，要他赔偿精神损失费，邵书记当场拿出五千块钱。女人的丈夫见他赔了钱，更认为他是故意偷看他老婆尿尿，怒不可遏地非要揍他。邵书记吓得跑到县城的家里再也不敢回来，还主动到县委汇报了情况，并提出辞职。这女人是崔永田的一个堂妹，所以崔永田也不干，领着人到乡里砸了邵书记办公室的门，还到县法院和县委告了他，一时闹得满城风雨。

白坡乡党委书记邵金久“偷看女人尿尿”是什么性质的问题？因为双方各执一词，目前还没有调查清楚，暂时还不能做出结论，但他在村里大吃大喝，而且喝醉了酒在村里出丑，在群众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却为党纪所不容。因此，县委先是停了他的工作，决定待所有问题调查清楚了，再做最后的处理，并让乡长胡双庆临时主持白坡乡全面的工作。

不料，没出半个月，胡乡长这头也“东窗事发”了。

胡乡长年富力强，精明能干，大学毕业后分到县一中教书，业余搞文学创作，在省级报刊发表过几篇短篇小说、散文和报告文学。后来调到县委宣传部抓新闻报道，由于成绩突出，没几年就被提拔为副部长，接着让他兼县文联主席升为正科。两年前白坡乡又一次烂掉班子后，因他在宣传部有男女作风问题，便跟邵金久一起，下到白坡当了乡长。胡乡长没别的毛病，就是好色，这跟他乡下的父母为他包办的婚姻有关。他老婆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，又黑又瘦，还刁蛮，只因他上学时家里借了她家两千块还不起，后来她家干脆不要，父母受了感动才非要他大学毕业以后娶了她。胡乡长常对人说：“我是个爱情乞丐！”了解他的人，都比较同情他，这也是他在宣传部时跟一位爱

好文学的女作者藏到办公室门后抱到一起亲嘴被人发现，没严肃处理而只是按正科级平调出去的主要原因。到白坡当乡长后，他搞了多少大姑娘小媳妇儿，没人说得清楚。比较明显的，是他用乡里的吉普车，拉着乡上的一位未婚的女教师去县城堕过三次胎；人们看见，乡经联委的一位女干部，有好几次天不亮从他屋里出来；白坡村一位高个儿大眼儿的少妇，常来办公室找他，有一次还哭着跑了出来。不过，这种事女方不说，别人也没抓住把柄，是没人干涉的。另外，乡干部们有时在一起说点男女之间的趣事以及荤黄笑话，跟他开开玩笑逗逗乐，他也挺大度挺幽默，一嘴黄段子。在村里碰见些有点姿色的女性，他还笑着对乡干部说，这个可干，今晚我不走了。总之，他这个“爱情乞丐”似乎在乡里到处讨要着“爱情”，并终于“爱情”出了大麻烦。

麻烦最初起源于一些票据和一张照片。那个星期天他因孩子考县一中的事，回到了县城的家里。去一中找校长之前，他换了一身干净衣服。他老婆在洗他的脏衣服时，习惯性地将所有衣兜掏了掏，发现了一堆去北京的火车票、公共汽车票、的士票、去故宫北海颐和园等景点的门票，还有一张和一个女人的合影。她醋性大发，本来想等他回来大闹一顿，但转念一想就又改变了策略。

胡乡长回来后，她平静地问：“你最近是不是出门了？”

胡乡长顺口说：“没有。”

“真没有？我说的是去外地。”

胡乡长怔怔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连忙去找自己的衣服。见她已经洗了，翻翻白眼道：“谁叫你洗我的衣服？”

“洗衣服也不对吗？”她不动声色，把票据递给他，说：“都在这儿，你放好了，去北京了，也不说一声，差一点让我洗了。”

胡乡长尴尬地笑笑说：“刚才你问，我没回过味来。前几天，我是去了一趟北京。”

“跟谁去了？”

胡乡长嗫嚅道：“是……是跟县农机局的……郝局长，到北京看看小四轮拖拉机。”

“都好几天了，怎么还不报销？”

“邵书记出事后，这几天事多，还没顾上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胡乡长问：“我兜里还有别的东西没有？”

她平静地说：“除了手绢，没别的了。”

关于那张照片，他没问，她也没说。

第二天，胡乡长回乡里后，她便给县农机局的郝局长打了个电话，问他前几天是不是跟白坡乡的胡双庆去北京了。郝局长莫名其妙，说什么北京南京的，哪有这回事。于是，她全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，知道胡双庆是在欺骗她，而且判断出，他肯定是和照片上的那个女人一块儿去北京玩了。当晚，她翻来覆去睡不着觉，爬起来从县城叫了个出租车，半夜时分赶到了白坡乡政府，捶着胡乡长的门又喊又叫。胡乡长当时正和一个女人在床上睡觉，怕惊动了乡干部们当场丢人败兴，便连忙开门，意思让这女人赶快走掉。这样，胡乡长就在自己办公室被老婆“捉奸”逮了个正着。

胡乡长破釜沉舟，大叫着要跟她离婚，她就哭天号地般闹起来。众乡干部都起来了，将胡乡长劝到别的办公室，苦口婆心安慰着做她的工作。她在胡乡长办公室撒泼，拍桌子摔凳子，最后疯似的将他的办公室抽屉全撬开了，意思是要找出更多的照片。翻腾的结果是，照片一张没找见，却发现了胡乡长更大更惊人的秘密——两本缎面日记本里，记录了他与每一个女人每一次做爱的体验，并且都注明了时间地点姓名。

消息传出，举乡沸腾。那些女人的家人、丈夫、亲戚、朋友等，一拨一拨开始骚扰乡政府和县委县政府大院……

胡乡长被开除党籍，就地免职。

第二章

白坡乡的党委书记和乡长双双“落马”，白坡乡又一次因烂掉党政一把手而陷入瘫痪与混乱之中，于是，宁安县县委召开紧急常委会，研究解决白坡乡的问题的事宜。

其实，白坡乡的问题，远远不只是酒与色的腐败问题。

白坡乡是全县闻名的穷乡乱乡，位于宁安县最西端，西临太行山，涅河、湓河从中间穿过。三分之一山区，三分之一河滩，有十六个自然村，四万八千多口人。由于人多地少，地域偏僻，生存条件恶劣，再加上历史上土匪众多，民风刁悍，因此，多年来此地被称为“百破乡”。如今，白坡乡十二个村支部瘫痪着，人均收入不足五百元，计划生育全县倒数第一，老百姓抗粮抗税，还四处跑着告状。十年间，县委派去了七拨乡领导班子，换一茬烂一茬，有的干不到半年就吓得跑了回来。

千百年来乡俗陋习加上当今农村的现实矛盾，使白坡乡积重难返，问题很多、很复杂。县委根本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也根本没打算解决。这么多年来换了多少个县委书记和多少届县委班子，谁也没能解决，大都是维持白坡乡的现状：每年财政上划过去一些补贴，

别让干部们白干，也不叫老百姓饿死，不出大的篓子就行了。基于这种考虑，前几届县委领导往白坡乡派遣一把手时，掌握的基本原则是：优秀的不能去，去了会误人子弟；平庸的不让去，去了就要哭鼻子；有事的平调去，去了避避嫌疑；一般的可以去，去了才能提一提。也就是说，到白坡乡任职的党委书记和乡长，一般都是在机关或县直某部门干得不错的人，该提正科了但县城里和那些好乡镇中有数的职位又轮不上他们，于是就安排其去白坡乡。去了就提，不去你还待着当副科；要不，就是人能干，在县直多少有点问题，待不下去了，换个不怎么样的地方以遮人耳目，就像古代的发配。白坡乡的前七任党委书记和乡长，基本上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赴任的，回来时几乎都鼻青脸肿、面目全非。但如果不犯原则性错误，比如不像上一届的党委书记贪污、这一届的胡乡长搞十三个女人那样，在一般情况下，都能在县城找个同级别的职位安排了。毕竟，人家在白坡乡替县委县政府担重任受了一回大罪。因此，去白坡乡的干部，想的不是在白坡乡干出名堂，因为这个地方多少人都干不出名堂自己也实在没能耐干出名堂，他们考虑的是如何跟各方面搞好关系早一点平平安安回去。对此，当地老百姓给一茬茬到白坡乡工作的乡领导编排顺口溜曰：“不是想贪，就是尿蛋。来了不干，不如滚蛋。”县委知道白坡乡干群关系紧张的状况，但却无能为力。唯一能做的，只有往那里一拨一拨派人，这个不行换那个，那个不行再找一个。县里的干部比钱多，伸手一抓就是一大把，不会让白坡乡的党委书记和乡长的位子闲着。

宁安县委和大部分的地方政府一样，解决一个单位或部门发生的矛盾冲突和重大问题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更换领导人。更何况，白坡乡的党政一把手一个请求免职一个已被免职，因此，县委召开的这个紧急常委会会议，亟待解决的白坡乡的问题，实际上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派谁去白坡乡当乡党委书记和乡长。

如果参照以往的做法和经验，此事很容易解决。组织部新近考察